

《追·逐》

中文系一年級
溪雲初起

那年，是我先追他的。

呼，加油啊。經過幾番自我鼓勵，我才敢按下那個發送鍵。

他會回我嗎？還是裝看不見。我的心就像一條麻繩，被扭成各種繩結，真忐忑。既期待，卻又害怕失望。

「沒用的，P 過你的臉還是很大。」

沒想到才過了半分鐘，他就上線回覆了。我小鹿亂撞般的心情沒有因為這個回覆而鎮定下來，心臟反而跳得更加厲害了，仿佛他就站在我的面前。

「才不大呢。」

「呵呵，很難說呢。」

這樣無聊的對話，卻能夠一來一回地持續下去。

連續幾天晚上，我都小心翼翼地私信他，每個用字，每個標點符號，都是細細斟酌過的，怕會不合他心意，又怕會因為自己不會說話而中斷了話題。

「在幹什麼？怎麼近日都不怎麼活躍。」

我艱難地從被窩裏鑽出來，手機熒幕上躍現的是他的名字，那個我默默念了很久很久的三個字。我抖著手拿過手機，小腹的痛每一分每一秒都像要索我的命。

「人都到齊了吧？」

我就站在他的旁邊，努力地不讓自己表現得太緊張，雙手卻握成一個小拳頭。

「嗯。走吧。」他那磁性的低聲部緊緊地抓住我的心，曾經夢寐以求的事情之一，今天就實現了。

這年年宵，是我和他第一次一起去維園逛年宵，縱使是和幾個朋友同行，也賺翻本了。

「我是一個西伯利亞人，冬天的冠軍……」

當我們在人潮中慢慢地前進，左手邊的攤檔突然播出一段近來火紅的改編歌曲，吸引了我。

「哈，這不是……」我們之前討論過的嗎？

我回頭望向他，口中的話卻停在嘴邊。

元宵時人山人海，碰巧旁邊的幾個攤檔都有很多人流，把通道擠得水洩不通。然而我回頭看到的他，正在我身後，為我默默地隔開身後前擠后擁的人群，替我留下了一個小小的空間。右手不其然地護在我右邊，剛巧隔開了剛剛一個差點撞過來的女生。

我的心，又再一次感到幸福。

「嗯？怎麼了？你剛剛說什麼？太吵了，我聽不清楚。」

我笑著說：「沒什麼。」

他回我一個笑容。

與朋友們分別後，他默默地與我乘搭同一架車，我也不知道這架車是否會順路經過他家的。

一路無語，寂靜的氛圍圍繞著我們，又摻著一絲絲曖昧。

「我到了。」他送我回到我家樓下，細細觀察周邊的景物。

那時已經夜深，街上無人，只有一盞昏黃的街燈照著，地上兩個背影一長一短，只隔著一點距離，便能重疊。

「上去後安頓好，記得發我一個信息。」

我低頭盯著鞋頭，輕輕地點頭，卻不敢抬頭望向他溫柔似水的眸子。

相隔幾分鐘，他那熟悉的磁性低音部在我耳畔響起：「我好冷啊。」

這是赤裸裸的誘惑啊！

我突然腦充血，沒經過思想就抱了上去。

文苑

在接觸到他的外套後，首先被環繞的是他的氣息，充滿著安心和穩重的感覺，再後來是他強而有力的雙臂。

在這個夜晚，第一次與中意的男子擁抱，感覺就像在雲端上飛翔，輕飄飄的，難以置信。心間是吃了棉花糖的甜蜜，一絲一絲地散發出來，慢慢的，恐怕太快的話會把這種甜蜜嚇走了。

「呵。」相擁的他忍俊不禁。

我的臉頓時燒起來，即刻推開了他，轉身就上樓，甚至沒有留下一句晚安。

「記得啊。」他在我身後叮囑，語氣是充滿戲謔的，又透著幾分愉悅。在他的眼中，此時的我必定是落荒而逃的狼狽。

原來，這就是初戀的感覺。

很安穩地，我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紀念日，來到了這一年的聖誕。

「在忙嗎？」

對面的他沒有回覆，一直處於離線的狀態。

我幽幽地歎了口氣，自從他開始與大學的幾位師兄創業，我們之間的談話已經從每天兩三個小時，驟減到只剩下晚安的慰問。訊息隔了幾個小時才回覆，也是常見的。

我沒有怪他，也很明白公司才剛開始，他拼力是應該的。只是我有時候也希望他能抽一點時間，一點就夠，來陪一下我。聊什麼都好，就是不要剩下我自己一個。

餐桌上的湯水已經涼了幾次，就是一直沒有那個人回來喝。

時候不早了，我把湯放進了微波爐，留下字條提醒他，然後便回家。

多少晚，我都是這樣度過的。

小巴的玻璃窗外景物不斷往後退，突然一個熟悉的身影攔住了我的視線。

是他，和，另一個她。

原本雀躍的心情，又再一次消沉下來。我頹然地靠在車背，無力地閉上眼睛。又是那個她，那個被他稱為合作夥伴之一的女生。

可是，我的直覺一直告訴自己，他們的關係才不止那麼簡單。

有幾次約會，我無意中發現他的訊息欄裏都有一個女生的名字置頂，那時我不會意，只當是工作上的交流。漸漸地，即使在我面前，一有訊息近來，他就會馬上回覆，不用猜，從他喜上眉梢的表情來看，就知道是那個女生了。

手裏的手機突然震了一下。我張開眼看一看訊息欄，是一個久違沒見的老友。

「現在有空嗎？陪朕商議一下後宮的事吧。」

「微臣遵旨。」

「坐！」老友招我過來坐，毫不客氣地連續點了幾個菜。

「什麼風把你吹過來了。」我笑笑說。

「唉！那個小妮子，我都不知道怎麼教她了！蠢傻蠢傻的，很容易就被別人哄去了啊！」他粗著聲說。他在說他的女朋友。

「怕什麼，你自稱模範男友，小妮子不會走的！」

「唉，只是現在啊已經又有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追她了。連續談了兩天 whatsapp 啊！很危險。」

「只是朋友而已吧，談天說地也很正常的。」

「大錯特錯！小妮子她才剛上大學，我最清楚，在大學這個時期，已經很難認識什麼真正的朋友，男女之間更加不可能！」他歎了口氣，旁邊的我正沖泡著一壺鐵觀音。

「我告訴你，男女之間絕對，一定不會有純友誼的！」

我不屑了他一眼。「那我們算什麼？」

「咱們都是男人，怕什麼！」

「去你的。」我笑著說。

他哈哈大笑兩聲，突然又靜下來了。「真的，絕對不會。」

文苑

他抽出一支煙點上，我為他上茶。

「特別是 whatsapp 這個危險的工具。每天都聊，這樣聊下去，一定會出事的！就是在不其然之間，就會發生，你不能控制得到的。」

我手中的茶壺抖了一抖，眼簾低垂，煙霧圍繞遮掩了眼中的傷感。

他放下手中的香煙，抬頭望向我，語氣輕佻地說：「你和他還好吧？聽說他最近工作挺忙的。」

我握著手中的白瓷杯，茶裏倒影出我決意的臉龐。

「幫我一個忙吧。」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！」我第一次看見他發怒的樣子，即使看上去仍十分溫文爾雅，內心恐是火山爆發了。

我瞧了一眼桌上那疊親密照，低頭繼續理著手上的毛線。「就是你看到的意思。」

「你！」他忍住了怒氣，鬆了鬆頸上的領帶。「呵，這麼多年，原來我戴了這麼多年的綠帽子了！」

我強忍住淚意，放下手上織了一半的毛衣，站起來昂頭望著他。「既然你已經知道了，我照說也無妨了。很久以前，我對你已經沒有感覺了，現在說清楚也好，免得誰耽誤了誰。」

他一臉不可置信地看著我，無話可跟我說，憤然摔門而去。

我沒有哭，只是呆望著那盞水晶吊燈，微微地歎了一口氣。桌邊的那一袋禮物一動不動地躺在那，已然無用武之地。看來，他把紀念日都忘得徹底了。

是我太過愛你，願意放生你。果然一段戀情最美滿的時期，是在那大家都不能確定，搖擺不定的曖昧期。希望你之後是真的幸福吧。

三個月後

「恭喜。」我冷著聲音說。全然失去了當時我對他的溫柔和耐性。

他一臉歉意地望著我。很明顯，他之前是掙扎著是否要邀請我來這場婚禮，不知道是誰欠了誰。

我轉眼往身穿純白色婚紗的即將為人妻的女生望去，果然美麗動人，正和賓客照單獨相。即使她穿了一件頗為松腰的婚紗，仍很難遮掩她微微隆起的腹部。

「希望你以後別發現真相啊……」我喃喃自語道。

「什麼？我聽不清楚。」他一臉疑惑地道。

而我，則像當初一般露出無害的笑容，道：「沒什麼。」

他也像那年年宵那晚一般，回報我一個尷尬的笑容。

「他還真敢請你來啊。」我拉開椅子，坐在老友旁邊。

「喲我的出軌對象。」老友興奮地說。坐他旁邊的小妮子幽怨地看了我一臉，我報了一個鬼臉。

「只是那個女人的肚子怕是蓋不住了吧。」老友輕蔑地說。

我抿了一口茶。「嗯，已經差不多四個多月了。」

老友輕輕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這麼多年的感情，你最後還是為周全他而委屈自己了。」

「我沒有。」我捏著茶杯說。「我從來沒有委屈自己。當初是我追他的，最後只是我放逐了他罷了。」

「況且，」老友和小妮子一臉專注地聽著。

「那孩子，還不是他的呢。到底是誰委屈了還不知道。」